

第一章

危险的预兆

我们太容易相信政府、警察、保安人员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但事情果真如此吗？逃避问题，等于签下分期付款的合约，现在少付，将来却要多付……

我们并不知道，或许他已经在暗处盯着她有一阵子了；我们惟一确知的是，她不是他第一个加害的人。那天下午，当凯莉一心想把所有采购回来的东西一次从车上搬回家的时候，她显然是高估了自己两只手能捧多少东西。不过，凯莉不想多走一趟还有一个理由：天立刻就要暗下来了，而她一向尽量避免天黑后在外头走动。当她踏上公寓的台阶时，她看到公寓的公共铁门又没有关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这公寓的住户老干这种事，她在心里嘀咕。虽然邻居松懈的戒心常常让凯莉感到困惑，但这一次她倒是很高兴铁门没关好，如此一来，她就省掉了掏钥匙开门的麻烦。

凯莉用身体把铁门顶上。她记得，当时她清清楚楚听到门锁发出“咔”的一声，这表示她已把门关好。这样说来，在她进入公寓以前，他早就潜伏在公寓的走道间了。

凯莉得爬四层楼梯才到得了自己的住处。就在她走到二三楼的拐弯处时，一个袋子从她的怀抱中落到地上。袋子破开，里面的猫罐头撒了出来，沿着楼梯往下滚去。滚在最前头的一罐在二楼慢了一下，然后，好像长眼睛似的，转了个弯，又继续从二楼的楼梯往下滚，消失在凯莉的视线之外。

“抓到了！我帮你拿上来。”一个声音从楼梯下方传了上来。凯莉并不喜欢这个声音，这声音有什么地方让她觉得不

对劲。但一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随之出现在她的面前。这年轻人三步并作两步地拾级而上，边走边捡拾掉落在楼梯间的罐头。

他说：“让我来帮你拿些东西吧！”

“不，谢谢，我自己应付得来。”

“你可没有半点自己应付得来的样子。你到哪一楼？”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四楼。我自己拿没问题，真的。”

他没听她的话，用一只手把刚才捡到的罐头抱在胸前，说道：“我也是要到四楼。我已经迟到了——不过可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手表坏了——所以，我们不要继续待在这里了。那一包给我拿吧。”说完就伸出一只手搭在凯莉臂弯中看起来比较重的一个袋子上。“真的不用，谢谢。我自己可以。”

但他仍然抓住袋子不放。“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叫拒人千里的人？”

凯莉的手坚持了一下就松开了，让年轻人把袋子拿了过去。这个小动作看似无足轻重，但却是一个讯息，表示她愿意信任他，当凯莉把袋子的操控权交到对方手上的时候，她实际上也把自己的操控权交到了对方的手上。

“我们动作最好快点，”年轻人走在她前头边走边说：“有一只饿坏了的猫在上面等着我们呢。”

虽然这个年轻人看来除了想帮忙以外别无他意，不过凯莉仍然觉得怪怪的，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既友善而又彬彬有礼，凯莉很为自己的多疑感到内疚。她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人。

“你知不知道猫三个星期不吃东西照样可以活？”他问道，

“你猜我是怎样知道这个的。有一次，我答应帮一个出远门的朋友喂猫，结果却把整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现在，凯莉已经走到了住处的门外，打开了门。

“东西在这里给我就可以了。”她希望他会把袋子递给她，接受过她的道谢以后就转身离开。不过事与愿违。他说：“啊哈，我可不想只差几步路就让你把另一袋猫食打翻。”就在她觉得为难的时候他又说话了：“嗯，你担心什么的话，学老片子里那些太太那样把门开着不就得了。我把东西放下就走，我保证。”她让他进了屋，但他却没有信守承诺。

勇气来自恐惧

在向我陈述她被强暴和凌虐那三小时的经过时，凯莉不时会停下来，静静掉泪。她现在已经知道，那歹徒曾经用刀子捅死过另一个受害人。

时间还早，我先带凯莉到我办公室外面的小花园促膝而坐了好一会儿。走进我的办公室以后，她的双手始终握着我的双手不放。凯莉今年 27 岁，原来从事心理疾患儿童的辅导工作，不过，在遭到强暴以后，她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了。那个面容和善的年轻人为她带来了三个小时的身体折磨和最少三个月的心理创伤。她被他破坏的自信心有待重建，她被他刺伤的自尊有待复原。

凯莉用她那双泪汪汪但却清澈的眼睛直视着我，说她想了解那歹徒所使用的每一个策略。她想要我告诉她，是什么样的直觉救了她一命。其实，这还得由她来告诉我。

“他下了床，穿上衣服，然后关上窗子。他看了看表，一副有事情赶着要去做的样子。‘我得去一个地方。你不必怕成那个样子嘛，我保证不会伤害你的。’”凯莉肯定他是在撒谎。她知道他要杀她。凯莉感到了一种事情发生以来一直都没有过的巨大的恐惧。

他把枪朝凯莉晃了晃，说道：“你给我乖乖待在这里，不要动。我要到厨房找些喝的，之后，我就会离开。我保证。你留在这里，不要动。”他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凯莉会违抗他的指示，因为自始至终——从凯莉让他帮她提袋子开始——她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你知道我不会动一下。”她作出了保证。

但就在他踏出房间的一刹那，凯莉也立刻披上床单，跟了上去。“我像个影子一样跟在他后面，但他并没有察觉。我们一起走过走廊。他停了一下，我也立刻停下来。他把目光定在当时正播着音乐的音响上。他把音响的声量调大，然后又继续向前走。在他转往厨房的时候，我就朝客厅的方向走去。”

凯莉穿过客厅，打开大门，走了出去。走出大门的时候，她听得见他在厨房里拉抽屉的声音。她让大门半开着，走到对面的一户人家，直接推门进去（她以前就知道这户人家常常不锁门）。她用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那家惊疑不定的邻居不要讲话，然后轻轻把门锁上。

“我知道，要是我留在卧室里，他就会回过头来杀我。我很肯定——虽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肯定。”

“你知道什么的。”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花心思去理清脑子里的头绪。“他起床、穿衣、关窗户、看表。他答应不伤害我，但这个话来得没头没脑。他说他要到厨房找饮料，但我却听到他拉抽屉的声

音。他在找一把刀子，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不用等到他拉抽屉，我就已经晓得他到厨房要干嘛。”她停了一下，“我猜，他之所以想找把刀子，是因为他嫌用枪声音太大。”

“你凭什么觉得他在乎杀你的时候会不会弄出声音来。”

“我不知道。”她顿了好一下子，目光穿过我身后望向事发的窗户。“啊……我知道。我懂了，我懂了，是因为他关窗户的举动。我就是从这一点知道他想杀我。”

假如他真的准备离开，他没理由要关窗户。这个细微的讯号提醒了凯莉。不过，驱使凯莉立刻从床上下来、跟在施暴者身后的勇气，却来自恐惧。据凯莉的描述，她所感受到的那种恐惧，完全排除了她身上的其他感觉。它像一只潜伏在她体内的野兽，并利用她腿部的肌肉让自己站了起来。“在走过走廊的时候，我自己一分气力也没出，我只是个代理人。”

凯莉所感受到的恐惧，是一种真真正正的恐惧，这种恐惧，既不同于我们在看恐怖电影时感觉到的那种，也不同于我们被迫在人群前面发言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这种恐惧，是一个人身处危险时最有力的盟友，它会对你说：“照我说的话做。”有时它会教你装死，有时它会教你暂时止住呼吸，有时它会教你全力奔跑、尖叫或反击，不过这一次它教凯莉的却是：“只要你保持安静，信任我，我一定会带你脱险。”

凯莉告诉我，当她得知是自己的直觉救了自己一命以后，她就重新恢复了自信。她说从跟我的会面中学会了很多事情，她相信自己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也许这件事对我不无益处。”凯莉若有所思地说，“有了这一次经验和你教我认识到的事情以后，我反而不像以前那样怕单独一个人在街上逛——不过，我想别人应该可以通过

更轻松的方式学到我所学到的事情。”

其实我早就有凯莉同样的想法。我知道，救凯莉一命的事情同样可以救你一命。我觉得，这一类的知识不应该仅限于受害者享有，也应该让那些未成为受害者、也永远不想成为受害者的人分享。

由于我对暴力问题有深入研究，而且对某些暴力事件的发生有洞悉未然的能力，所以被人称为专家。不过，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有能力预见暴力行为的专家。就像其他任何一种生物一样，你有能力在危险逼近时察觉出来。每个人都有个内在的守护神，他会在危难到来之前预先警告你，并在你身陷险境时领你安然度过。

从这些年来我访谈过的暴力受害人那里，我学到了好些事情。当我问他们：“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预兆吗？”他们通常的回答都是：“没有，就像是从天而降似的。”不过，歇了一歇以后，他们就会说出像以下一类的话来：“我刚碰到那家伙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噢，我想起来啦，当他走近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我现在记起我那天稍早就见过那车子一次。”

可见，他们在危险逼近时，就已经察觉到危险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辨识出暴力的征兆，因为那是一套具有共通性的符码。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教你们怎样去解读这些符码，不过，它们大部分其实本来就是你们早已认识的。

每年有 100 万年的寿命被谋杀

暴力是我们文化底层的一道暗流。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暴力就像冬天里的一阵微风，虽然令人不快，但仍然可以勉强忍受；但对另一些美国人来说，暴力却像一场飓风，把他们的生活摧毁殆尽。但不管是谁，只要他是住在美国，就没有不被暴力触及的。暴力是美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美国人身体的一部分。暴力不只包围在我们四周，也存在于我们的血液里面，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现在已经爬到了世界食物链的顶峰。由于再也没有其他敌人或掠食者足以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于是就把刀口转而向内。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的话，我请他看看以下的统计数字。过去两年来，全美被枪杀的人数加起来比在越战中战死的美军还要多。相反的，日本（总人口 1.2 亿）每年被枪杀的年轻男性，人数只及纽约市一个周末被枪杀男性的数量。美国持械行动的发生频率是日本的 100 倍。这部分当然是由于美国是一个枪械比成年人还要多的国家。在美国，每天投入买卖的枪支高达 2 万支。任何对上述统计数字没有认真看待的美国人，都很难说得上对自身的安危有充分的认知。从现在起到明天的这个时候，遭枪击的美国人会再增加 400 个，碰上持枪歹徒的人会再增加 1100 个。在这段时间之内，会有 75 个女性像凯莉一样遭到强暴。

有人以为权力和声望可以保障一个人的人身安全。35 年来，受袭击的公众人物，人数超过之前 185 年的总和。平民百

姓的生命就更加没有保障了。在导致女性死于工作场所的各种原因中，谋杀高居首位。20年前，持枪在工作场所乱射的事在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现在，这一类的新闻每个星期都有。

我们文明的美国人整天忙着翻阅其他国家的人权记录，但却忘记了，我们自己谋杀案的数量，10倍于其他西方国家；至于我们的妇女及小孩死于谋杀的比率，更是高得惊人。就算每个月有一部巨无霸客机坠毁，而机上的乘客又无一幸免，每年坠机加起来的罹难人数，也不及全美国被丈夫或男友杀害的妇女人数。

我们惴惴不安地在电视上看着一具具从俄克拉荷马州大爆炸现场抬出来的尸体，而当我们得知一共有19个儿童死于爆炸的时候，更是不胜惶恐。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就在同一个星期，一共有70个小孩——这个数字并不比其他的星期高——死于他们的父母之手，而大部分都未满5岁。去年，美国遭父母虐待的儿童一共有400万个——这个数字也不比往年高。另外，你也可能不知道，在因伤被送进急诊室的妇女当中，被丈夫或男友殴打致伤的人数，要大于因交通意外、抢劫或强暴而受伤的人数。

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都欠正义，例如，美国排着队待处的人犯大约有3000个，然而这些死囚最常见的死因却是“自然死亡”。那是因为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不及全部待决死囚的2%。当然，让这些入继续留在牢里等死，还是总比放他们出来当我们左邻右舍来得好些。

我谈及死刑并不是为了鼓吹死刑。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提出一个跟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对待暴力问题的态

度有足够的认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对待暴力问题的态度有足够的认真，又怎么会受得了以下这个事实（每年被谋杀剥夺掉的寿命（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计算）加起来足足有 100 万年。

我不厌其烦地强调暴力事件在美国的发生机率，为的是提醒各位，你本人，或你所关心的某个人，会成为暴力事件受害人的机率，要远比你想像的高。有没有这种危机意识攸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你能不能在危险逼近时辨识出警讯。我知道，有些读者即使在读过上述的统计数字之后，仍然会找出种种理由把自己区隔于高危险群之外：“没错，暴力事件的确很频繁，不过那是在城区中才如此”；“对，很多妇女都被丈夫或男友殴打，但我目前既无丈夫，也无男友”；“暴力是老一点或年轻一点的人才会碰到的问题”；“只有在三更半夜出门的人才会碰到危险”；“那都是人们自找的”等等。美国人都是掩耳盗铃的专家。

逃避问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些不肯正视暴力有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他们所感受到的焦虑，要远超过那些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人。逃避问题等于签了一份分期付款的合约，你现在少付些，但长期合计下来却要多付许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那些掩耳盗铃的人并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只是不肯承认罢了，结果，他们反而经常处于低度的焦虑中。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受到焦虑的困扰，但逃避的心态却让他们无法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减低自己所面对的风险（跟焦虑）。

你想，如果我们发现自然界有哪一种生物，像人类一样，对同类有着极强的暴力倾向时，我们会闭起眼睛告诉自己

“不 这不是事实”吗？

如果我们走在铁轨上面，又不想被突如其来的火车撞倒的话，那前提就是不能假定火车今天会停驶；此外，还要睁大双眼，看看有没有火车开过来的迹象。生活在今时今日的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暴力行为有精确的预测。不妨想想我们现在是怎样过生活的：无论是登机前、参加电视节目录相，还是参加总统的就职演讲，我们都要先通过安全检查。政府大楼的前面也是设下一重又一重的栅栏。这一切，全都是由为数不超过 10 个的危险人物所引发的。他们做过的事让我们惊恐，让我们担心会旧事重演。试问在美国的历史上，除了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以外，还有什么人比他们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大的呢？由于恐惧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这么重的分量，所以花点工夫去了解恐惧在什么情况下是恩赐，在什么情况下又是诅咒，是一件完全值得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国家，一个人只要一枝枪，再加上一点点神经质，就有可能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总统给毙掉。带枪的冷面杀手俨然成为我们文化的标记。不过，对这一类人的研究，相对来说却很少，而关于这类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许多人觉得 既然已经有警察、司法机关、专家代劳 我们实在没必要再花工夫去学习跟暴力有关的知识。虽然暴力已经触及了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而且我们或多或少可以为改善这种现象尽一份力，但我们仍然愿意相信别人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暴力是无法预测的；会不会遇到暴力纯属偶然；焦虑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

那全是鬼话。

不必等到所有方块都到位， 就可以看出拼图的轮廓

我们都太容易把自己的生命交到别人的手里了。我们相信政府、警察、大楼的保安人员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危。我们每天在把小孩送到学校以后，就心安理得，以为学校可以绝对保护小孩的安全，事情果真如此吗？（读过本书的第十二章你就不会这样想了。）保安公司值得你信任吗？有多少人是被谋杀、被强奸于有警卫看守的大楼里面的呢？这一类案件的报导多得你读不完。政府值得你信任吗？没有错，我们是有一个司法部，但我们要的宁可是一个暴力预防部，那才是我们需要的、在乎的。

除了指望政府或专家来保护我们之外，我们也指望科技来保护我们。不过在稍后你将会看到，指望科技来保护自身的安全，有如缘木求鱼。

许多人对直觉不屑一顾，因为在我们有思想的人看来，直觉是一种情绪化、不可理喻、无法解释的东西。丈夫把太太的判断讥笑为“女人的直觉”从不认真看待。我们钟情于逻辑推理，我们喜欢思考有根有据。即使逻辑有犯错的时候，美国人仍然崇拜逻辑；即使直觉大多数都可靠，美国人仍然鄙弃直觉。

严格来说，直觉不只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种运算得比最快的电脑还要快、还要合乎逻辑的程序。它既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一种认知程序。

直觉把我们跟世界和跟自我接通联系。它不受逻辑判断的羁绊，只与感官知觉为友。直觉会带给我们一些事后令我们目瞪口呆的预测。有时候，在不期而遇一个朋友或接到一通好久都没联络的朋友的来电时 我们会说：“我就知道。”因为我们早有预感。很多时候 在危险逼近时 我们·也可以讲这句话：“我就知道。”凯莉是如此，你也可以如此。

有一对夫妇来找我，想请我找出常常打匿名电话骚扰他们的家伙是谁。从对方所讲的话来判断，他跟他们显然是认识的。但他到底是谁呢？是那位太太的前夫吗？是他们以前租他房子的那个怪人吗？是被他们房子的装潢工程发出的噪音惹火的邻居吗？是给他们解雇掉的员工吗？

他们以为，专家可以告诉他们答案。其实，答案要由他们来告诉我。没有错 我了解过的个案 不下千百个 但他们的这个个案，却没有人比他们自己更了解。在他们自己的脑子里，就已经包含着足够多的资讯，可以做出精确的评估。我那些受匿名恐吓的客户，几乎总会在晤谈的中途说出以下这一类的话：“还有一个人 但我又没有任何具体的理由怀疑他。那只是一种感觉。我甚至会为自己有这种感觉觉得不好意思，可是……”这时候，我就可以起身送客，然后把帐单寄到他们家里去了。客户常常会夸我技巧高明，不过在大部分情况，我所做的事情都只是聆听，还有就是指导他们聆听自己所说的话罢了。

在接待收到匿名恐吓信的客户时，我不会问他们：“你想谁有可能会写这样的信给你？”因为，他们几乎会怀疑任何一个他们认识的人。我会问他们的问题是：“据你所知 有谁写得·出这样内容的信件？”我会请他们列一张名单。然后 我会请客

户轮流为每一个榜上有名的人设想一个可能的恐吓动机（不管多荒谬都没关系）最后，一经对比，我的客户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悟出谁是真正的恐吓者。这种做法的优点是我的客户不需要因为担心错怪了某个人而在猜测的时候有所保留。

很多时候，我之所以可以助客户一臂之力，解开一个神秘的谜团，正在于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神秘”可言。其实，那些谜团更像是一幅拼图，只要我们手上有足够多的方块，就可以把底蕴给拼凑出来。由于我接触过这一类的方块非常多，所以我能比别人更快看出一个讯息是不是一块有用的方块，不过，我的主要任务，毕竟只是把客户手上已有的方块统统摊到桌面上去而已。

在后面的章节，我将会教你辨认构成“人类暴力行为”这幅拼图的各个方块的颜色及形状。由于你跟“人”相处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而且你本身就是一个人，所以这些方块很多你都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一幅拼图不必等全部的方块都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轮廓。

暴力行为都可以有个解释

一般人都相信，人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每天早上，当我们开车穿梭在公路的车阵中时，不是成功地预测出成千上万个驾驶人的行为吗？我们可以辨识出一些没有人教过我们的细微讯号：我们只要从30米外一个陌生人头部的小动作，就可以判断出他会不会让我们超他那辆两吨重的小货车。现在的我们，用着比1900年以前任何时代都要快的速度

在地面上飞驰，却自称不懂得预测别人的行为，这不是太好笑了吗？

我们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个小孩对一项警告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个证人对检察官的一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陪审团对证人的一项证供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消费者对一句广告标语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观众对某个电影场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丈夫对妻子的一个批评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不是多少可以预测得出一位读者对某个句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预测暴力行为比预测上述的事项还要来得容易。不过这有一前提：我们不能把暴力犯看成是有别于你我的异类。在看到一群黑猩猩袭杀另一群黑猩猩的时候，我们会做出解释，说这种暴力行为是为了争地盘或控制族群数量。我们坚信地球上每一种生物的暴力行为都可用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但我们就是不信人的暴力行为都一定有个解释。

我们喜欢把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称为“无法理喻的”，不，每一件暴力行为都是有目的和有意义的（最少对罪犯本人来说是如此），因此都是可理喻的。你当然有权拒绝去正视它们，但它们就在那里，不容抹杀；只要你一天认定暴力行为是“无法理喻的”就一天不会试着去弄懂它。

有些暴行是如此吓人，以致我们会把凶犯称为怪兽。不过稍后你将会看到，他们其实也是人，而且，正因为他们是像你我一样的人，所以他们的行为才不会是不可预测的。虽然你读本书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暴力犯的想法，不过读下去之后你将会发现，很多暴力犯的想法，其实就存在于你我的心中。

中。即使最稀奇古怪的暴行，都有一定的模式可循。

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丈夫在妻子的工作地点把她枪杀的新闻。他们俩离婚没多久，那男人在接到法院离婚判决书的同一天接到禁止他接近前妻的人身禁制令，巧的是，那一天刚好也是他的生日。那则新闻还提到了一些别的事情：那男人曾恐吓他太太；他被老板开除；他在杀他太太前一星期还用枪指着她的头，他常常跟踪她，潜伏在她家四周。尽管如此，新闻播音员却用以下的话来结束这段新闻：“当局认定没有人能料到会有这种事发生。”

我们之所以老认为人的行为无法预测，是因为我们认定人是一种无限复杂的生物，有着百万个以上的可能动机与可能行为方式。要在这百万个动机与行为的可能组合中猜出最后的结果，不是比中乐透彩券还要难吗？其实常常一点都不难。我们之所以认定暴力行为是不可理解的，只是为了推卸责任，推卸自己为自己的安危应负的责任。如果暴力行为确实是个谜，确实不存在警讯这回事的话，那我们就不必伤脑筋去学习和留意所谓的警讯了。你当然有权相信暴力行为是没有预警的，有权相信暴力行为通常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但那样一来，乐了的除了歹徒以外，还会有谁呢？

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预见的，而且都有一定的模式可循。因此，很多攸关重大的问题都是可回答的。那个恫吓我的人会不会真的对我有所行动？我怎么知道我雇过的保姆会不会回过头来伤害我的小孩？我怎么判断我小孩的某个朋友有没有危险性？我自己的小孩有没有暴力倾向？我怎样才能帮助我所爱的人，让他们更安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

我相信，在读完本书后，各位将更懂得怎样回答这些问

题，也将更懂得信赖那些你们已经具备的暴力预测能力。

为什么我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因为我通过一些最够资格的老师，把这些问题研究了 40 年。

凯莉和我其他的客户都是我最好的老师。当我打电话给凯莉，告诉她我打算花一年的时间写这本书（结果写了两年），并感谢她所教给我的许多东西时她说：“噢，我并不认为你从我这里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倒是很好奇：你觉得你从谁的身上学到的最多？”

由于有太多的可能，我告诉凯莉我不知道答案，但就在挂上电话的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原来知道。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又飘回到那个客厅。

持枪的女人

在客厅里，有一个女人用枪指着自己的丈夫，她丈夫则伸出双手，挡在身前。那女人显得焦躁不安，不时变换握枪的手。“我要把你毙掉。”她重复说着这句话，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她是个身材修长、有吸引力的女人，今年 33 岁，穿一件白色的男衬衫和一条黑色的宽裤子。枪膛里有 8 颗子弹。

我站在走道的旁边，目睹了整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我开始在心里评估——这是我一生所做的无数同类型评估中的一次——一宗谋杀案会不会就此发生。如果我猜错的话，后果堪虞，因为除了那个被枪指着的男人以外，屋内还有两个小孩。

我知道，像她这一类的女人，说易行难。她需要出言恐吓，是因为舍此以外，她没有其他足以影响对方的能力。有可能，